

## 家有“笨”妻

邢云鹏

与妻子结婚时,我是看中了妻子的聪明。那时候,妻子大学毕业,戴副眼镜,在县医院收费室工作,每天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。现在看来无啥稀奇,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,会用电脑的人可不多。我当时的用人单位,全局只有一台电脑,没有一个人会使用,还聘请了一个打字员。会用电脑打字的妻子,当时在我心中留下了聪明伶俐的印象。

恋爱、结婚、生子,拥有了三人之家后,我被调到了单位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,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在电脑上敲打各类工作总结、计划。我拜妻子为师学打字,一个月时间就过了电脑打字关。

“你去报一个本科的自学考试吧?”一日,妻子突然对我说:“中专的知识在当今社会不够用。”我觉得聪明的妻子说得肯定没错,我就听她的话开始了自学考试的历程。四年后,我终于拥有了大学学历。

“你不计划写点自己的东西?”又一日,妻子突然对我说:“一辈子就是写总结、计划,起草文件,应该写点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”是呀,应该留点自己的东西。恍然大悟的我,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在我因稿件石沉大海而灰心丧气之时,妻子给我下了命令,每天写一篇,作为交给她的作业。我咬紧牙关坚持写作,几年后,我写的文章源源不断地变为铅字。

女儿读幼儿园后,我慢慢发现,原先聪明伶俐的妻子变笨了。上网聊天,妻子竟然不能熟练操作QQ,以至于有一天正在网上喂QQ宠物的女儿竟说,她有空了教妻子上网喂宠物。妻子自己每年的工作小结,竟然要我把关。我知道,妻子是把太多的时间用到了家里,用到了孩子身上。

在女儿读小学时,我因工作调动,要到省城太原工作。我想,一个有点笨的女人、一个已经习惯依靠丈夫的女人,怎能允许丈夫与自己分别。没想到,妻子爽快地说:同意!就这样,妻子与我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。她每天一个人带孩子,操持家务,还要在休息时间回乡下照顾年迈的父母。

在省城工作十多年,我每天在忙碌中度过,只有晚上躺在床上时,才有空闲给妻子打个视频电话或者发一条平安的信息。十年的时光不经意间在指间流走,孩子到了省城读大学,不再需要妻子照顾,然而老家的父母更加年迈,更让妻子挂心,用去了她更多的精力。

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,年迈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。母亲住院陪护的工作落在妻子一个人的身上。她既要上班,还要照顾病人,想必很累。但是每晚的电话交流,她都乐呵呵地告诉我,母亲一切正常,要我安心上班,不必挂念。

今年春节回家,母亲说起她住院时,妻子几夜都没合眼,有一次差点晕倒。我的心中隐隐作痛,唉,这个笨妻,自己都快顶不住了,也没有要求我回来,真是笨到家了!

## 念 荷

指 尖

早年春节,请人写了副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”的对联,贴在宿舍门上。师傅们看了,掩嘴而过,自己倒未觉不妥。当时不到20岁,初感世事苍茫,天地悠然,有诸多不情愿,亦有诸多不满。夜里大雪,早上起来,门前松枝被白皑皑的雪压得很低,人出去,要猫着腰,才不至于碰到那枝、那雪。走远一段,回头看,绿松擎着雪盖,可不是一株硕大的雪荷么,跟那副对联真是应景得很。

有一年在外地,他指着冰池中支棱着的褐色枝干,说这便是大明湖的荷。也是雪后,虽然寒冷,却风尘不起。褐色荷秆,根根分明,廓然有序。回来后整理照片,流水平淡,风景灰暗,唯有残荷,在片子中卓然挺立,不惧不屈。想起“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,一时,为曾怠慢君子而生自责。

幼时,家里有一个糖罐,青花瓷上有缠枝莲。祖母说莲即是荷。缠绕的枝茎,仿佛纠结一起,无法分割,各各相靠,似乎世间诸物,必得绕缠,方繁荣葳蕤,生生

不息。下午光景,屋子渐暗,隐约中,罐体闪着光,青色瓷釉上枝荷真切,用手摸去,冰凉光滑。

除去年画上娃娃坐于碧绿硕大的荷叶,擎着一朵淡粉的荷花笑,村里人大多没见过荷花。倒是人的名字里有荷,荷林、仙荷、美荷、荷香。有叫荷花的女人,脸黑,瘦,衣服脏兮兮,补丁不正,针脚大而斜。不能容忍的是,她爱说闲话,说完闲话就跟人吵架,吵架的时候,喜欢用手拍腿,那架势,跟荷花无半毛钱关系。但荷花做得一手好饭,这又使人意外。村人说,但凡为人为物,总是有用处的。

九月,荷花开尽,凌云楼旁边的池子里,绿云十里,荷叶簇簇。和他坐在池子边的石凳上,东一句,西一句,闪闪烁烁,环环绕绕,明明心意里都是离别,那句话却说不出来。远处都在告别,父母子女,一幕幕上演,也不敢看,怕牵出泪来。后来,就不说话了,两个人低下头看荷叶下的金鱼,它们穿梭的身姿真个潇洒,仿佛使了武侠小说里的招式。蓦地,一条五彩金鱼自水里跳起来,越过长长

的荷梗,穿出阔大的拥挤的荷叶缝隙,大有冲天的气势,他惊叫起来。

荷、莲,还有水芙蓉原为同一种植物。吾地公园,多木芙蓉,红、粉、黄、白各色,花枝高挑,叶宽展,花瓣层叠。最好是嫩黄的蕊心,花开时,仿若要将一腔心思全掀开给你看,无隔阂,无藏匿,无保留,给了天地世界。据说,越是颜色浅淡的花,气味越重,古诗里有“凭栏十里芰荷香”,一句便将荷的香,自远处勾到眼前,想想,漫淫荷香,该多有福?

闲读《夜航船》,有一则断肠花,说昔有妇人思所欢,辄涕泣,恒洒泪于北墙之下。后洒处生草,其花甚媚,色如妇面,其叶正绿反红,秋开,即今之海棠也。灯下,正好一株海棠斜插入眼,愣怔了半天。植物花草,给人感觉总是奇怪,安静,悲凉,神情中有睥睨和自足,又有恭敬和顺从。一季得生,一季得死。观之惨烈,念及心静。倒应了那句,一念心清净,莲花处处开。



## 童年野趣摸“歪子”

丁鹤军



生我养我的故乡在苏北里下河,河汊密布,沟渠纵横。我的童年、少年就是在清清的小河怀抱中,在摸歪子的快乐中不经意间轻轻滑动着、流淌着……

歪子是家乡方言,是对河蚌的称呼,属于软体贝壳动物。夏天是水边长大的孩子期待的季节,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游泳。河里玩耍,捕鱼捉虾摸歪子是水乡孩子的拿手好戏。在乡下农村,一条条不知源头的小河,悠然地穿过一座座小桥,静静地绕过一个个村庄,缓缓地流向远方。夏季一到,河水里一片欢腾,一群半大的孩子踩水的踩水,扎猛子的扎猛子,水花四溅。水中嬉戏之余,有人会带一个圆圆的木脚盆摸歪子。歪子生养于河底

淤泥处,人在河里,一手牵脚盆一手划着水,双脚在河底慢慢地行走搜寻,踩到的东西,硬硬的,稍扁而又圆润,大概就是歪子了。一个猛子扎下去,手从泥底抄起,举一只歪子,游向漂得不远的脚盆,把手中的歪子潇洒地弧形投篮掷向脚盆,一脸的得意洋洋,再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我曾摸到一只很大的歪子,大约有五六斤重吧。有时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,识别有误,捞起一看却是一片破碎的瓦块,大笑一声撇上岸去。微风拂面,河水激滟,孩童纯真的欢笑在水波中久久荡漾。那是一幅安然静谧的水乡画卷,一段充满生机活力的静好岁月。

满载而归,摸回来一脚盆歪子,第一时间准备大澡盆用净水养上,让歪子静悄悄地把泥沙吐干净。歪子起初将贝壳闭得紧紧的,不久后,便微微张开,露出斧足,吐出内脏的泥沙。搁置时间越长,吐出的脏物越多,养一两天,歪子越来越干净,可以剖开食用了。

剖歪子的时候,得用一柄弯弯的小镰刀,沿两片贝壳缝隙的气孔处插进去,刀锋一撇,歪子成两瓣,一大块黏滑的歪子肉,便完好无损地裸露在眼前了。刀面贴着歪子壳里面,一削,一块水灵灵的歪子肉揭了下来,跌落盆中。

歪子里可能会有珍珠,但我一次也没遇到过。我想,尘封在心底的摸歪子的岁月,已经闪耀成为

我记忆中的一串串珍珠,蓦然回首,心醉神迷。

剖歪子是个力气活、技术活,而清洗歪子就是件繁琐活。先洗去歪子两面齿状的肺,挤去泥肠,把歪子肉撒上盐抓匀,反复揉搓清洗去黏液和腥味,不能残留泥沙和杂质。清洗干净的歪子背部最厚的斧足部分,放到菜板上,用刀背敲松,歪子肉在烧煮时才容易煮软烧烂。

歪子肉的烹饪方法很多,煮豆腐、烧咸菜、炒韭菜皆可。在家乡,最常见的还是青菜炖歪子汤。歪子肉切小块,油锅少油,加入姜丝爆出香味,先大火炒蚌肉,盛出。再加入少许油炒青菜,然后将炒好的蚌肉倒进青菜里,加盐翻炒几下,加适量清水。紧实弹牙的歪子肉和脆嫩可口的青菜是绝配,歪子肉韧、青菜清甜,一荤一素、一白一绿,巧妙搭配,滋味无限,既有味蕾的满足,也有视觉的享受。升腾的人间烟火,充盈着水乡农家的平常味道。

歪子肉鲜嫩肥美,但性寒,不宜多吃。但在那食品匮乏的年代,吃一顿青菜歪子肉,不亚于一道味美的荤菜。父亲从田间地头劳作回来,美滋滋地喝上二两烧酒,尝一块歪子肉,缓解的是一天的辛劳和疲惫。

当兵告别故乡到异乡,再也没有下过河摸歪子。歪子在唇齿间留香,在记忆中流淌,依然温柔着岁月,惊艳着时光。

等周末休息时,就居家做一碗青菜炖歪子汤,以慰乡愁吧!